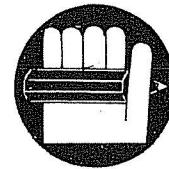


天道、人道、道統

中國人從天道中，學到了「公」、「誠」、「仁」、「中」、

「行」五個字，以形成人道，為做人做事的基礎。傳承數千年，成爲文化道統，是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的原理。國族之強盛、世界之和平、人類之幸福，均將以其得獲力行實踐而受賜！

一、天地的啓示



中國歷史久遠，從伏羲氏算起，有六千四百餘年之久。真正有文獻可考則始於堯舜，至少亦有五千年歷史文化。中國歷史文化比任何國家都記載詳實，由於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人類之文明才得以流傳，對世界文化亦有莫大的貢獻。

從孔子、老子所說的話中，足以證明他們思想的深厚、廣大及細密。孔子、老子的觀念雖有不同，前者好比為應用科學、後者好比為純理科學，但都是根據「易經」而來的。

「易經」是中國一本最偉大的書。要談中國文化，不能不懂「易經」，其次是「中庸」。

「易經」首先應用於天道，例如天干、地支、天文、氣象、季節等是也，降及孔子，始將人道與天道配稱，例如乾卦「天行健（天道），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道）」，其他六十三卦，都是如此，遂有「天人合一」之稱。就是說明天道和人道是一貫的，人道是根據天道。人如能效法天，每樣事都能達到完美。所謂「順天則昌，逆天則亡」。為什麼中國自身沒有有組織與有形式的宗教？主要是因為人道根據天道。根據「天道」去做，是不會有錯的。我們祖先對於天地的認識如下：「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中庸）所以稱天爲「高明」的象徵而「悠久」，稱地爲「博厚」的象徵而「無疆」，合而言之，是智與德的象徵。天道又給了我們許多啓示，例如偉大、寬容、光明、前進等都沒有絲毫迷信的色彩而合乎科學的，和西方宗教家所說的上帝是天父有所不同。中國人的觀念，不是爲了上天堂而信天，而深信法天配天是做人應該如此的，所以中國表面上無宗教形式，實際上已有宗教實質。中國人對「天」的了解，在書經中已得到許多證明。所以其對於天文學、氣象學等的了解，非常透徹，過去天文學的資料迄今仍很正

序

確。

日本天文學權威荒木俊馬就曾批評中國人說：「你們書經中所提到的天文，已經講的很高深而正確了，為什麼你們對自己的歷史文化還感到懷疑呢？」我們聽了，十分慚愧。

二、天道與人道

人要配合天、效法天，天地究竟給了我們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人，從天道中學到了五個字，那就是：「公」、「誠」、「仁」、「中」、「行」。

第一、公的真諦

天道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公」。

「公」就是「公而無私」。所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可以說完全是天公地道的。天沒有對誰好一點，也沒有對誰壞一點。自己好不好，自己負責，不能怪人。如果自己肯努力，天自然會幫助你。如果自己不爭氣，天也帮不上忙。所謂「天助、自助」是也。故中庸有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這是很公平和公正的，和外國求神的帮助不一樣。天，是無私的，所以用之於人道，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就是說人能法天行道，則大家自能和平共處。能和平共處，自然可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目標。所謂「大同」，就是大體方面相同，小體方面可以相異。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都不能做到完全相同的。因世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就算是雙胞胎，其智慧、性格，可能都有不同的地方，何況是一般人呢？所以強人同己，就是私。「公」才是道德的基礎。

所以人與人相處應抱著「愛其所同，敬其所異」，「存小異而持大同」的態度，「公」才能顯現。今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希望別人完全同他一樣，那都是私心的作祟，世界那會有和平可言？

第二、誠的真諦

人從天道學到的第二個字是「誠」。

天地無時無刻不在動，其原動力稱之曰「誠」，故曰「至誠無息」（中庸），又曰「誠者天之道也」（中庸）。誠就是宇宙的動能。人爲宇宙間的一個小單位，亦秉賦此種動能而生，故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用之於人道，爲一切學問道德之根源，故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者何？曰「誠」是也。至誠乃能感化他人，所以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也就是所謂的「精誠而至，金石爲開」。「誠」可釋爲「信仰」，國父說「信仰就是力量」，確是真理。誠也是所有宗教的基礎，沒有不誠的人，可以充任牧師或神父的。所以中庸有「至誠如神」的說法，意思是說至誠的人可以如神的先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中庸」）、可以感動人誠必仁。蓋所有宗教都是爲「行仁」，中國人對神的認識，亦與他人不同，事物（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最高智慧者僅稱之曰聖。易經：「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莊子：「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孟子盡心：「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謂神」，都是我們祖先對聖與神所下的定義。所以誠，是天道，也是人道。

如上所說，智、仁、勇三達德的原動力，就是一個誠字，誠又是「擇善固執」（中庸）的信仰，並且是未卜先知者，正如聖經所說：「上帝是先知。」

我曾經就聖經中的上帝和中庸中的「誠」對照作一番研究，發現兩者的意義不謀而合，中國人所謂的「誠」正如外國所謂的「上帝」。

聖經上對神的解釋有二十多種，姑舉數例如下：

誠為信仰，God is faith

誠是智慧，God is wisdom

誠為仁愛，God is love

誠為力量，God is strength

誠、能見其真，God is truth

誠、能成其大，God is great

誠、能通其化，God is power

誠、能盡其性，God is almighty

誠者天之道也，God is the way

上帝為萬物之主宰，誠為宇宙間生生不已之原動力，二者之目的均為修身，為的是行道。

第三、仁的真諦

人從天道學來的第三個字是「仁」字。

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由於天地間每一個單位，不但自己在動，而且和其他星球的單位一起在動，一起存在，這是代表共生共存共進化的意思，但是隨時隨地需要互相調整，始能共同存在。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從這裡面推想而了解到，人要共生共存就應該互愛、互助，而從天道的啓示，產生了「仁」字。

中庸裡說：「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

仁，這個字是從二從人，也就是兩個人互存、互助、互愛的意思。是家庭、社會、國家之所以能形成之凝固力。所以國父說：「仁義道德為互助之用。」「人類順此則昌，逆此則亡。」國父為求大同世界的理想易於實現，發明了人類進化的「互助原則，人與人之間互愛，才能互助、互存。無論是君（長官）與臣（部屬）、父與子、兄與弟、夫與婦、朋友與朋友都要互相敬愛。才能共生共存共進化，這就是倫理道德之所由生。

仁愛的思想是要從小培養出來的。也就是始於孝悌。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中提到「仁」，有一百零五次之多，其重要可以想見。孟子甚至說：無仁心者，不能算是人。

第四、中的真諦

人從天道學來的第四個字是「中」字。

天地間每個單位隨時在行動中自我調整，並須和其他諸單位相互調整，使之不會衝突，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恰到好處，稱之曰「中和」。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育，則人道亦在其中矣。

「中」的調整，如何才能達到恰到好處？例如汽車、輪船在行動時其方向盤，駕駛者每秒鐘都在調整，才能不偏不倚地向前行駛。「中」以名詞來說，就是重心點，有此則穩妥不墜，以動詞來說，就是正好打中的中，以形容詞來說，是恰到好處。

凡是過與不及都不好，要恰到好處才好，所以說「過猶不及」，如穿衣，穿太多則熱，太少則冷，要恰到好處。又如流行衣服太長太短太寬太窄，都是短暫的流行，過時淘汰，只有不長不短才能持久，又如吃飯，勿少吃亦勿多吃，適可而止，其菜餚，最好不太甜，或酸、或苦、或辣，則久吃不厭，所以時時事事都要恰到好處一時中，才是最好的，而且最能持久。

「中者，天下之正道。」

「不偏之謂中。」

「不偏則公。」「公則悅。」

「允執厥中。」

中庸之道，是中國文化中極重要的美德，因為中則不偏私，不偏私則事無不平，人無不和，人類的知識愈增進，其對於事物的兩極端觀察得愈清楚，始能了解事事物物時時在變動中。走極端易造成「物極必反」的錯誤結果，凡事要合乎多數人長期間的要求，才是正常現象，此之謂中。

第五、行的真諦

人從天道學到的第五個字就是「行」。

天體無時無刻不在動而向前進行，乾卦所謂「天行健」是也。這就是教人天天要進步，不可懶惰中止，「自強不息」。凡是動的東西，都會按照一定的軌道，向前行去，而且都是呈波浪形的進展，如電波、光波、聲波等。天下沒有任何東西是朝直線上升的，而是上上下下的前進的，例如近來的股市，到了頂，必定會跌落下來。所謂「物極必反」、「樂極生悲」，都是從易經得來的智識。天所昭示人類的，就是健行，能健行就會「自強不息」，不斷地向前行進，就是進步，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懂得健行，一定會有恒。

孔子最討厭的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只說不做就是不誠，亦是不仁，所以說「力行近乎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只說不做的稱為「鄉愿」——偽君子。孟子稱之曰「德之賊也。」國父的「知難行易」學說，蔣公的「力行哲學」，均與此相符合。

三、道統及其形成

以上五個字，是根據天道而來的人道，是中國文化中的做人做事的基礎，傳承下來數千年，就成為道統。

簡括言之：

於理而言，稱之曰「公」——無私無我之「公」

於己而言，稱之曰「誠」——成己成物之「誠」
於人而言，稱之曰「仁」——立人達人之「仁」

於事而言，稱之曰「中」——不偏不倚之「中」

於功而言，稱之曰「行」——日新又新之「行」

此一道統如何形成？考諸吾國之歷史，在堯舜以前因文獻不足，孔子抱「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科學求真求實精神，不便寫作，故刪書亦從堯開始，堯是一位極偉大（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極開明的君主，選擇了一位至孝至悌的（孝悌爲仁之本）大賢才於民間，其名曰舜，使之攝政了二十八年（亦可稱之謂訓政），生前曾以「允執厥中」四字訣傳給他，堯崩，舜受人民之擁戴而繼帝位。舜不幸有一不慈的父親——瞽叟，又有不悌的兄弟——象，但是他依然對父與弟敬愛不衰，所以孔子稱他爲「大孝」。他治理政事，重視求才，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孔子又稱他爲「大智」。他重視人倫，使契爲司徒以之教民。其時洪水爲災，他選了一位水利專家——禹，讓他攝政了十七年，並且傳授給他十六字訣：「人心唯危，道心（仁）唯微，唯精唯一，（誠）允執厥中」，因爲當時人民受水災影響，經濟衰落，人心日壞，前兩句是指此的，惟有誠心誠意治好水患，才能挽救厄運，所以他又加上了三句。允執厥中，乃是依舊應重視的。禹聚精會神的治水，疏濬九河，淪濟潔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國人可得平土而居，五穀可登。此一偉大無比的水利工程，得禹之親自督導而最後成功。他在外八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至誠至仁精神，永垂不朽。（中國工程師學會於民國廿八年由本人提議採六月六日的大禹誕辰爲工程師節，經大會通過，與孔子誕辰爲教師節合成一案，提經政府採納，迄今每年舉行紀念）。他最愛惜时光，他討厭旨酒，而喜歡聽嘉言，甚至可向人拜受。他最能禮賢下士，他亦效法前輩公天下之禪讓。年老時讓益攝政，惟于其死後，國人咸認爲禹之子啓賢于益而擁戴之，傳子而不傳賢自此開始，此固非禹之有私于其子也。

其後夏桀無道，民不聊生。湯放之，是爲商朝之始。距堯帝已五百餘年矣。湯居毫，以七千方百里之地，施行仁政，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民深水火，渴望其來拯救，若大旱之望雲霓。其來也，人民簞食壺漿以迎之，所謂仁者無敵是也。其成功在立賢無方，尤其得賢才伊尹之助最多，而其治政方針，仍秉「允執厥中」之訓示。湯崩，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曰也，復歸於毫。伊尹放太甲，其目的在訓太甲以政，及太甲知如何治理國政，遂還政于太甲，此種大公無私，勇于負責的精神，實啓訓政制度之榜樣。宜乎孟子尊之爲「聖之任者」，謂必先有伊尹之志而後可，否則將被稱爲篡也。

五百年後紂王荒淫無度，商遂亡于周，文王以方百里之地，以仁聲遠播，天下歸心。其所以致此者，蓋源于文王之德之純。純者、誠也，故孔子贊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曰。」文王視民如傷，其發政施仁，必先及于饑寡孤獨四者，蓋哀此勞獨，政府之責也。其子武王，軍事長才，統一全國。其爲政也，「不泄遙，不忘遠」（孟子），誠敬而信，尤能用賢，有十重臣爲佐，使國大治，十人中有女士一人，足徵婦女從政，在我國三千年前已有之矣。孔子稱武王爲「達孝」，謂其能爲其父王繼志述事；能重視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能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

曰：「孝之至也」。孝爲仁之本，禮樂爲德之行，其爲有道之君，又爲文武全才，宜其「治國其如視之掌乎！」

武王崩，其子成王尙幼，周公爲武王之弟，以王叔攝政。憑其文武全才，平亂拓疆，國勢大振，制禮作樂，爲國家奠久遠之德基。孔子認爲惟大德而又有其位者，乃敢作此。周公復採文武合一之教育制度，使各級政府之首長，必須具備能又能武之資格，始克勝任，故能內修仁政，外抗侵略。周之能歷三十世，經七百年而始衰，豈偶然哉！考諸世界歷史，無可與之相比者，無他，仁政之爲全民所愛戴耳！

天佑中國，有堯、舜、禹三大聖君，連續降生，連續禪讓，爲國家奠定了公、誠、仁、中、行之德基，隨後雖稍有變化，五百年後，湯與伊尹，竟復爲之復興。再五百年，歷史幾乎重演，文、武、周公三大偉人又連續降生，連續當政，公、誠、仁、中、行之道，復能以身立教，行健不息。五百年後，孔子降生，雖不得其位，而能使此道愈加弘揚，乃被人尊稱爲萬世師表。

孔子生于周末，其時中央政府名存實亡，諸侯割據稱雄。孔子雖存復興周室之宏願，無奈終未得時君之長久重用。因其理想過高，不願隨俗浮沉，周遊列國，凡十四年，艱險備嘗，有志未伸，乃廣收生徒，從之者三千，精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乃歸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將中國以往一千五百餘年之文化遺產，作一全盤之整理，存菁去蕪，使後人更易了解而樂于實行，故有人謂「有孔子乃有中國文化。」此言實爲過譽，其實「有中國悠久崇高之文化，才產生孔子；有天縱聖哲之孔子，中國文化才成其系統而見其偉大。」從上述之史實，可以證明治亂與興亡，必有其道，道得衆則得國而治，道失衆則失國而亡，無例外，綜其要點，爲

本於大公，發于至誠，歸于求仁，固于執中，成于力行。

果能具此五者，謂之得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則戰無不勝，政無不舉。傳此道之統緒，謂之「道統」，代代相傳，形成了全民之共信並造成了「大而能容，剛而不屈，中而無偏，正而遠邪」之民族特性。及至 國父孫中山先生，此一名稱，更爲顯著，民國十一年在廣西桂林， 國父答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之間，說：

「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見 蔣公「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此乃中國道統之形成也。

四、八德之演生

國父爲了使一般老百姓易於明白瞭解，把「公、誠、仁、中、行」五個字演繹成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亦即中國人傳統的美德。（註）：誠則忠、信；仁則孝、義、愛；中則和、平。其行也必公。

忠孝——忠於國，孝於親，是做人最起碼的條件。
仁愛——由忠孝擴展而來，由「親親而仁民」，到「仁民而愛物」。
信義——由仁愛之實踐而來，若僅空口說仁說愛，而無實際行動，則無補於事，故必需「言而有信，行而合義，」內外一致，言行相符。

和平——由以上六德步步昇華擴展而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忠孝、仁愛、信義六德，自然發揮人類互愛、互助精神，而達到人

「和」事「平」。

五、四維之宏揚

先總統 蔣公在對日抗戰中，倡導新生活運動，以管子的「禮、義、廉、恥」四維，助長抗戰之精神動員，遂作爲全國學校的共通校訓，以迄于今。管子雖是法家，和儒家孔子的施政方法不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道統都根據「天道」而來，其思想淵源於自然，以順天、愛民，發展爲大公無私。成爲千古不變之政治原則。禮和義是正面的，廉和恥是反面的，都是要求人和而事平的。

禮，就是道德在生活中的表現，有此，則人與人相見以禮，「禮之用和爲貴」。人人有禮，則社會自能和諧安樂。

義，就是「仁」見于行，互相扶持，互相幫助，人人知義，則守分而能勇爲。

廉，就是不侵犯他人之權益，是指物質方面的。人人廉正，則不會互相侵犯，各守其分。

恥，就是不損害他人的名譽，及自己的品德，是指精神方面的。人人明恥，則邪惡之事不生。

如果人人有德，各守本分，各盡職責，團結互助，人和事平，國家那有不強之理？因此，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中國固有的「四個堅持」。

六、結論—重人兼重德的中華文化

中華民族之所以能集結十億餘人民成爲一家，持續五千多年光榮歷史文化而不墜者，是因爲我們祖先發明了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原理，此一原理，稱之曰道。其行也，稱之曰德。人人重視道德，並能不斷進取開展，遂成爲最有系統的做人及政治哲學。中國之所以屹立不搖，是基於此一「重人兼重德」的道理。和資本主義者之「重財而輕德」、與共產主義者之「重物而輕人」，完全不同。因此，四維八德最後合併成爲國民守則十二條，中國之文化道統，更見其完善與實用，苟我國國民人人能身體力行，則不獨國族能強，即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亦將受其賜矣。

毛共實行馬列共產主義，其行也，私而不公、僞而不誠、暴而不仁、偏而不中、鬥而悖行，與我國文化道統背道而馳，其不爲人民所厭棄而亡者，鮮矣！（鄭向恒筆錄）

